尋子
啓者鄙人小子王慶榮又名伯言年十二歲現在西城小校讀書因暑假家居突於八月二十八號外出失特此子面目瘦小身着閃黃嗶中山服一套脚穿青布操鞋如有確知所在報信者酬洋伍元送東西玉龍街小圖建營叄號家下者謝洋拾元決不旋言此啓
富順王元軸啓
九月十號

智育影院
九月十一起演
泰山鴻毛

大光明
九月九日起演
海外鵑魂

滑稽時事
新詞戲本
本報小舞台所演新戲唱詞共選十九回合訂一冊現已出書原價四角特廉價兩星期每冊三角外縣郵票代價外加寄費伍仙劇目列后
戲[illegible]湯 展路會
失戀河 遠王聞
報[illegible]湯 遇拔學
鬼冤魂 跳舞廳
本胡蝶洗舞 和日
托國出洋 學
良遇罵生 審上路
花先賤 文壘街
突尾 滑款 劉
鄧兩軍大戰昵河
成都新聞經售

閱者渴望之
續集 太太外史
日內將繼續披露並整理全稿出書

笑谷先生曩昨閱成都新聞所登載之姨太太外史廣告不甚看得明白今特另擬一寶塔式廣告送上請斟酌可否另登
德壽年十三歲
笑。眞妙。買來瞧。硬有味道。又不多費鈔。笑得你眼淚吊。雖滑稽確不大騷。甚麼東西聽我來報。才是姨太太外史廣告。售書處東御街一伍肆號
這個廣告是一位小朋友德壽君送我的在將來函一併登載並祝德壽君讀書努力
笑谷誌謝

開設在春熙路北段
好名聲有十多年
吸者稱香種讚
物美價又廉
純記[illegible]煙
好[illegible]煙
[illegible]煙

中華郵政認爲新聞紙類　二十三年九月十二日（星期三）

成都新聞

第肆玖玖號
社址 東御街壹伍肆號
每份售錢貳百文
每日出版一小張
興業印刷社代印
訂報價目 每月二角五 半年一元三角五 全年八折 外縣加郵費一角五

從摩登女面部到腿足

（魚）

最近報載北平某大化妝品公司職員謂，目前北平婦女用腿部化裝品計有三類。一爲足指甲之蔻丹膏，此膏分紅藍紫黃，色色俱備，法國產品，每瓶需洋二元至十七八元，二爲膚香膏，此爲塗擦腿部踝足背足跟足尖足心者，其作用爲使皮膚潤澤，較之面膏，其脂肪質料特別豐富，擦之，則不難成爲凝脂，此膏上等者，每瓶五元至二十元不等，三爲肉色花粉，此爲敷膏後擦用者得其作用爲涼爽乾燥光潤，故塗腿點妝既竣，每當次所費時間，總在一小時以上，所費金錢，總在三元或十數元以上，而結果則不知消耗多少外貨，搖蕩多少青年，故市長袁良取締婦女赤腿裸足，雖我輩販賣商人，略受一時之損失，對社會經濟，國民富力，却裨益不淺云云，這段新聞，很有意思，然而很是可嘆，因爲這般摩登女子愛好時髦，結果形成幾種現象，直接的；

（一）今年半年中化裝品脂粉香水的入口八十五萬元，

（二）僅六月份香水脂粉進口十四萬四千零四十四元，

（三）今年半年中時髦婦女服裝四端之花邊五十七萬七千九百六十二元，

（四）國內若干襪廠營業不振，請求政府取締奇裝異服，

（五）男子的担負日巨，負債日多，而失信詐欺捲逃自殺者亦日衆，（未完）

詩醫

（竹魚）

余昔日看一齣戲，劇名已不復記憶，劇中情節，尚約略記得，有主角四，曰詩醫，曰詩翁，曰詩伯，曰詩叔，詩翁，詩伯，詩叔能詩，詩醫能醫詩，一日詩醫，詩翁，詩伯，詩叔會於一地，互道寒喧畢，

即作關於詩之討論，詩翁請於詩醫曰：「久聞先生醫詩大名，如雷貫耳，今不才偶得一詩，願先生代爲醫治」，詩醫曰：「既蒙垂詢，不敢不告，願聞」詩翁曰：「十年久旱逢甘雨，千里他鄉遇故知，幸喜洞房花燭夜，今朝金榜題名時」，（未完）

王洪順

博士信箱

（問）洪順華宗兄鑒：弟有一子王慶榮乳名伯言年十二歲突於日前在蓉失踪迄今十日遍尋無着若說被匪抱去弟乃寒士想不至於素稔華宗博學多能請問有何良法得覓此子歸還　愚弟王元軸

（答）請呈報本區公安分局轉呈公安局通令緝覓

（問）鄙人於暑期中每當閱書，未滿半小時，即已入睡，未知博士有何良法解除。

（答）立在一空屋中央看書，決不入睡。

（問）我今天來進了又又戲院，看他的價目，樓上樓下，一律小洋又角我呢？當然坐在樓上了，我再看，樓下時原來下面的人比上面的人來得多，請問博士，他們爲什麼覆福不享呢？（陳祖金）

（答）敝國人都是身弱多病之人，兩腿乏力，上樓下樓，宛如登山，而且散戲時，可以比別人早歸所以多坐樓下。

（問）我非常喜歡看報，看小說；但是坐了看，腳得頭頸酸；立了看，覺得腳酸，睏了看，覺得手酸，請你賜一妙法。（何定）

（答）睡了看不會酸。

（問）中國所出產之貨，人人都稱國貨。爲什麼不稱中貨呢？（黃野萍）

（答）要人愛國，故稱國貨。若稱中貨，便是叫人愛中，○愛中的人，現在已經很多，（郎愛中發白者）似可。必愛國所提倡，所缺者愛國之人耳，

新生活歌

其三十一

新生活。勤洗澡。你今若不勤洗澡。身上汗臭何得了。人還未曾做顯考。屍身未免腐壞早。鑽進被窩討煩惱。止怕老婆會趕你跑。五十一歌兮勤洗澡。鴨浴池塘鸞浴沼。何可人而不如鳥。○

小舞台

拾黃金

尖尖撰

（丑扮花子上唱）王出宮又只見沙鍋罎罐。兩廊下擺的是雞毛桿桿。打狗棒將王的金殿排滿。鐵筒筒放在了龍書案前。內侍臣扶孤王神龕前站。等一等文武臣前來朝參。猛然間想起了前朝後宮。撫往昔倍覺得創業艱難。大御妻他也曾撈過幡傘。二御妻寶新聞跑過三天。那西宮賢妃子更爲可慘。檢炭花賊養人大橋邊邊。那時節孤王的龍星未現。提兜兜檢狗屎好不可憐。那一日下大雪生易冷淡。二御妻背斤斤夾個片片。賢妃子他問孤拿何主見。張軍師獻良謀王心才寬。他說是李阿么羅蔔如盌。扯些來熬湯湯暫濟日前。孤無奈換龍妲親征御駕。寶妃子作了那保駕之官。又誰知李阿么謀叛生反。他將孤擒之在那亂墳園。寶妃子打得來精叫喚。有孤王也挨了幾皮鞭。立恆必孤才將王業來建。三月三灶君廟虎踞龍園。只說是孤王的瓜瓢運現。又誰知平白地會起波瀾。討口子起雄兵打來衣戰。打來了戰表書要奪王的坤乾。王那時駭倒龕上無主見。張軍師獻策又上前。嘗言道水來土會掩。振濫就往濫處鑽。伸手將能征乘慣戰。搶鍋魁會作篤前先。抓包子嚇倒伍老陝。抬抬盒兩担一人担。還有那滿門闔會喊。海國春會要繳喜錢。只要臉捨得碗稀飯。保坐龍廷無變遷。（未完）

紀實滑稽 香豔小說

社會怪現狀

【夢魚】

（248）

第四十八回　電影明星求榮反辱　天涯游子興盡言歸

小谷說道。和你賭個東道。你到上海新會樂去懸牌應徵。到明年端午爲度。若然無人迎歸作姨太。你到杭州來尋我。說話好咧。明珠道。尋你說話。是沒中用的。到那時却老老實實要嫁給你的。只怕你閉門不納。小谷道。大丈夫說一是一。明年端午後來尋我。整備金屋住嬌。決不縮脚。明珠笑道。說到這裡。那時我欠了許多代擋。是要你清償的啊。小谷道。算數。自已房艙裡。已經開飯了。明珠因爲燒香不吃葷。小谷便回到吃飯。飯後乘着酒意打中覺。直睡到船抵碼頭。茶房打鋪蓋。將她喚醒。明珠要緊趕岸。來和小谷告別道。我們住在湖濱旅館裡。明天晚上你來。同你到拱宸橋。上看戲。小谷唯唯答應。明珠同二阿姨。登岸坐轎而去。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九回　遇高僧談禪夕照來　逢力士比武西泠橋

却說莊小谷倦游歸杭。船抵碼頭。心想。今晚回家。先到素貞跟前躭擱幾夜。到了家裡。不便在外住宿的。打定主意。雇籐轎。發行李。逕抵錢塘門郭宅。探訪春帆。他們倆既屬姻誼。猶是金蘭結義弟兄。情逾骨肉。所以不待通報。小谷開發轎金。叫司閽拿了行李。闖然直入內室。春帆正和夫人對面立着。逗弄愛子。小谷含笑叫道。春哥。嫂嫂。久違了。春帆一面招呼坐下。一面說道。谷弟。你太荒塘了。等在上海。竟然不想還家。我奉令堂之命。屢次飛函催歸。你竟置之不理。本來嫂夫人打算來滬找你。我恐你們見面勃谿。反弄得夫婦失和。只好替你竭力勸阻。

新劇詞本第二集
風流小生單行本
本書全稿五萬餘字，刻已登舉。不日出書。每冊定價四角。爲特歡迎讀者，減半收價只收二角。預約期定九月廿日截止，定九月底出書。書類無多訂請從速。又玉獅帶二集，定風流小生出書後。即發售預約。初集定價一元四角。外縣郵票代價不取寄費。

成都長發和號 專門零售 [illegible]
批發販莊格外減價

[illegible] 每斤 [illegible]

大舞台 [illegible] 全月包廂三角

最妙消暑 總府街中段 錦封門製革 樓上黃金窟 書店壁南土漂 一杯 二四吊錢

[illegible] 會入又方便 既可以談天 又可以消遣 [illegible] 凉風爽 燈明手拈鐵 把斗徐徐吸 天上非人間

同美印刷社
精實價低廉 美術印刷
石印 廣告 商標 計文 股票 書畫 禮卷 證券 名片 執照 零件
出品迅速 現期不悞
住成都棉花街九十四號

克濁白淋康
進化大藥房出品 不論新起久患，一服此藥，馬上止痛止濁，三天痊癒，病重七日永不復發
大瓶價洋一元 小瓶五角
經售 安常藥房 華勝藥房 華威藥房

廣告價目
本報銷場日廣，如登廣告收效必宏，我小字五十字以內者每日收費二角，餘類推，廣告及大字不登載

愛國歷史 長篇小說

玉獅帶

版權所有 禁止轉載

第五十五回 拔幟尉彥虎走新野 車輪戰佳可捍樊城

第二日，徐蘇會良玉，再更換軟甲，飽餐戰飯，命軍士擺隊，往樊城討戰，徐羣提鬥上馬，左有會良玉，右有鄧瑞珠，尉遲寶敘親自掠陣，爲徐羣擊鼓助威，三聲砲響，樊城內旌旗招展，城門開處，吊橋下落，萬餘健兒會擁至陣前，繡旗招風，數十名鐵騎，簇擁着蘇佳可到來，徐羣將馬一拎，縱出旗門，蘇佳可見徐羣出馬，也將馬一提，驟前數步，抱拳爲禮道，徐公子別來無恙，原來蓊山與臨山東海島，四十八國中，只有蓊山與崆峒等二三番國，離唐界最近，故曾能通中國語言，不用通司翻釋，徐羣見蘇佳可禮貌謙謙，也在局上欠身道，寶王不安居島國，何故來此協助逆臣，蘇佳可笑道，徐公子奔走天涯時，何嘗不與官軍對壘，勝者爲王，敗者爲寇，誰又是甚麼逆臣，徐羣大怒，將馬一拎，反顧諸將道，誰願滅此巨猾，以申天討，若有斬得此猾者，本帥重賞千金，一語未畢，鄧瑞珠已躍馬殺出，蘇佳可冷笑一聲道，徐羣孺子，何敢言勇，無名雌將，休得逞頭，鄧瑞珠心中大怒，一擺手裏爛銀槍，便望蘇佳可胸前刺來，蘇佳可將馬一拎，倒退十餘步遠，將鼎一擺，衆軍齊往後退，鄧瑞珠復躍馬掄槍，又向蘇佳可胸前刺來，蘇佳可大叫聲好，左手鼎往上一格，鄧瑞珠見他來勢凶猛，急抽回銀槍，一個怪蟒翻江式，復向蘇佳可腰間刺去，蘇佳可右手鼎往下面遮攔，左手鼎似流星般，直撲鄧瑞珠頭上打來，鄧瑞珠急將馬一帶，遮身躲過，翻起銀槍來，直向蘇佳可面門刺去，蘇佳可大吼一聲，不候鄧瑞珠收轉槍去，便一鼎飛來，只聽得嗵嗵鄉一聲響亮，鄧瑞珠一桿爛銀槍，已震爲眉月形，鄧瑞珠在馬上閃了兩閃，幾乎跌下馬來，蘇佳可不等鄧瑞珠喘過氣來，二鼎復至，鄧瑞珠不敢迎敵，撥馬便走，蘇佳可那裏肯捨，一縱跨下黃斑豹，便望鄧瑞珠趕來，瑞珠見蘇佳可趕來，不由心中自喜，將槍往判頭上一搭，兩腿緊夾馬肚，嘩啦啦反向曠野跑去，徐羣知道瑞珠，必定是用袖箭去擊蘇佳可，故爾不歸本陣，蘇佳可卻毫無準備，緊望着瑞珠追去，瑞珠見蘇佳可來得迫切，一個鐙裏藏身式，左手一指，白亮亮一隻袖箭，直撲蘇佳可面門飛來，蘇佳可急將頭一低，那支袖箭，已似落葉般飛向草裏去了，鄧瑞珠乘蘇佳可馬尚未攏，二箭又到，蘇佳可急起左手，蟠龍鼎來，向那袖箭擊去，恰巧着鄧瑞珠三箭飛出，兩箭相撞，一齊落地，話不多言，鄧瑞珠連放十來支袖箭，一箭也沒將蘇佳可打着，手裏只剩有一支箭了，鄧瑞珠咬緊牙關，用力向蘇佳可一指，蘇佳可急將頭一低，鄧瑞珠袖箭卻不會到來，蘇佳可抬起頭來，白亮亮袖箭，已直向他咽喉飛來，閃躲已來不及，蘇佳可急一個仙葉隱身式，兩足夾着馬腹，故意翻身落馬，右手蟠龍鼎，卻乘虛來劈袖箭，鄧瑞珠猛見蘇佳可落馬，心中好生歡喜，將欲縱馬上前，去取首級，卻不防佳可已將袖箭劈了轉來，鄧瑞珠未防及此，噹的一聲，已將盔上紅纓擊落，鄧瑞珠大吃一驚，急拎馬欲歸本陣，蘇佳可早縱馬撲來，首尾相聯，相差只錯尺餘，蘇佳可一聲獰笑，手中蟠龍鼎高舉，似泰山般向鄧瑞珠頭上劈下，鄧瑞珠自嫌不好，急一個蝶底藏身，翻身墜馬，徐羣看見，急縱馬殺出，來搶救鄧瑞珠，說時遲，佳可蟠龍鼎方才蓋了下來，那時快，鄧瑞珠早運足渾身力氣，雙足擺掉銅鐙，一個紫燕掠水式，縱身射開，那匹坐騎，早被蟠龍鼎打爲肉餅，徐羣雲懷玉，都爲瑞珠捏了一把冷汗，原來瑞珠，隨着他老父，練得一身好馬技，尚能死裏求生，險裡逃命，佳可以道這一鼎蓋下，必將瑞珠，擊爲肉醬，那知却才撲了個空，瑞珠卻如飛燕般掠了長槍，回歸本陣，佳可將欲縱馬來趕，忽聽鸞鈴響亮，雲懷玉已手舞雙槍，寒光點點，直向蘇佳可刺來，蘇佳可急用鼎來格，雲懷玉不敢與他鼎相並，只索虛晃刺，蘇佳可兩柄鼎，舞得來好似車輪般，一點空隙也莫有，雲懷玉只好用四兩撥千斤的工夫，使巧力戰，無奈蘇佳可步步逼來，驍勇非常，十來個照面，便殺得雲懷玉氣喘吁吁，香汗淋漓，握不穩手裡雙槍，蘇佳可大喝一聲，雲懷玉一着未防，早被他將左手長槍擂掉，虎口奔裂，撥馬便逃，蘇佳可叫聲休走，

大明廿七俠

一三二

第卅七回 才子佳人俠士贈金 逆兒嫂媳老婦投繯

旦失去見了面，再央出人來劉羣芳院去和那七十鳥談判，該當身價多少，再想別法，總而言之，總由我等擔任，宇文惠聽罷，真是感銘肺腑，不知說甚麼是好，一會兒到了陳家院內，此時寶珠同衆妓以及古唐兩個，正在盼望，一見四人進來，不由大喜，寶珠宇文惠兩下，竟顧不得有人在傍，相抱大哭，寶珠痛責負心郎，何以薄倖至此，宇文惠無話可說，只說唉，將來你總可以明白我的困難，隨又帶着哭聲道，我宇文惠統共只有一顆心，已完全付托給你了，你如不信，我總可以剖開肚皮給你看的，兩個人帶哭帶說的悽慘情話，引得傍觀甚是難受的，闞澤鯤勸道，你兩人何苦作淚人兒唉，這時候還應商量別策，是正經，一句話，將兩人的哭語打斷，嗚咽了一會，拭淚相商，闞澤鯤先給他將古唐二人介紹了，然後說，兄弟有個主意在此，請古唐兩位，暫先伴着他兩口子，逕行到萬華樓去住下，然後咱們再請這裡的父兄，到羣芳院去說，反正人已不在他們院中，他要恃强，居爲奇貨，巳是不成，於是古唐二人領諾，立促宇文惠寶珠二人動身，四個人各乘小轎，即刻往萬華樓旅館去了，闞澤鯤卽令人將本院的大茶壺，以及鴇母等找了來，告訴他們這件事，托他們到羣芳院去說，立等回話，這陳家掌院的老鴇，和羣芳院的老鴇，原本是乾姊妹，受了委任，立刻就去，不多時，回來報告說，三位爺，當婆子到他們那裡去的時候，他們那裡正亂烘烘的，尋找寶珠，不知寶珠到何處去了，婆子走將去，將他們掌班的三姨摘出來，將這件事對他說了，他一定不肯，說寶珠旣會寫，又會畫，還做得一首好詩，在妓女當中，構得起是個魁首，捆的期限尙未滿，如何能讓他贖身，將自己門前的搖錢樹，活活的斷送了，是辦不到的，經婆子說好說歹，說了一車話，纔將三姨的心思說活，應允了下來，三人齊問要多少銀子，那陳家院內掌班的道，三姨因寶珠是他們院內的一顆明星，他們說身價要五千銀子，後首被婆子再三相勸，說到末了，他說連一切開銷在內共要三千五百兩銀子，少一毫不行，三位爺，看是怎麼辦，三人聽罷，暗說這老鴇好不可惡，只因寶珠有契據在那裡，不得不依他，祇得說好，三千五百兩銀子，算不得什麼一回事，快去喚了他來，跟着咱們到萬華樓去兌銀子給他，陳家掌班的道，他已來哪，遂喚道，三姨進來罷，一聲未畢，走進個妖魔似的婆子來，向着三人施了禮，闞澤鯤道，你將寶珠的字據帶來麼，那婆子道，帶在身邊呢，

北平市府拆除五牌樓 擊死大蝎氣走青龍

前外一帶最近傳說之故事

（黃）北平航訊，前門大街，拆除五牌樓，民族事，已着手多日，一般傳說，曾拆出大蝎一隻，青蛇一條，大蝎被人擊斃，蛇竟化血而去，雖近謠傳，但亦不無可記之價值，爰將所聞，誌之如下，大街路西有某號，拆前三日，舖掌何某，夜寢不能寐，起而小解，聞院中有聲，疑爲自門縫窺視，見一大蝎，其面積如斗，雙鉗高舉，目光發紅色，在院中向空中舞爪，何大驚，亟呼夥同視，則已不知去向，何某初以爲眼花，及至拆除之日，該大蝎又在牆磚內發現，全身作黑色，被工人一鍬擊死，流粉色血液甚多，不知主何吉凶云，又路東肉市口南口有水井一眼，聞係元代古物，其深不知度，水質凉澈澄清，此次亦在拆除之列，據附近商民，忽聞井內水聲騰沸，俄而見一紅色小蛇蜿蜒入井，頃刻之間，井中有若青氣之一股，轟然而出，說者謂係青龍，不知因何飛去。

（諧談）續

甲君向着乙女士含笑地說。密司乙。假使有人和你很和靄的談話。那人心地一定很不對。你須得刺七的提防着。